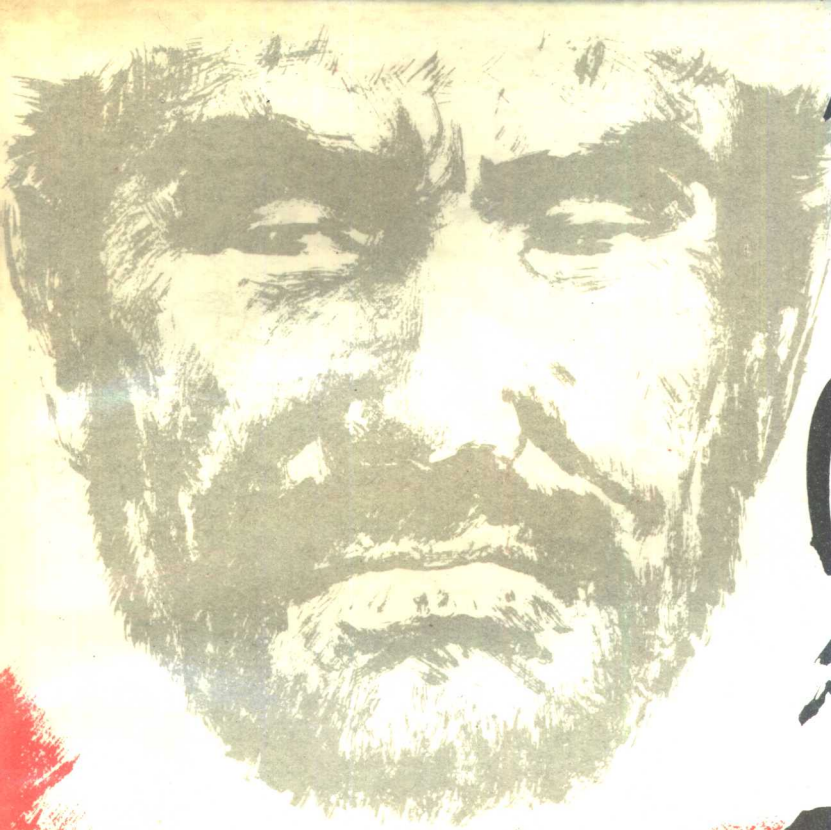




中國的夏 伯陽

——
趙尚志傳



中國的反動

趙南星

责任编辑 常 辛

中国的夏伯阳

——赵尚志传

王 志 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46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5400-0034-1/I·33

统一书号：10385·158 定价 2.45元

中国的夏伯阳

——苏联红军语

小小的“满洲国”，

大大的赵尚志。

——日本侵略军语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传记文学。

赵尚志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刚毅果敢，纵横捭阖，像霹雳旋风似地战斗在东北大地。当时苏联红军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他出奇制胜，用兵如神，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敌人闻风丧胆，强大的日本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小小的‘满洲国’”里，遇上了“大大的赵尚志”。

但是，赵尚志的革命道路崎岖坎坷。他因抵制王明、康生的错误路线，曾两次被开除党籍，致使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几起几落。他几次被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最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传主曲折跌宕的经历，其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和很强的艺术魅力。

本书着重写赵尚志成立北满抗日联军前后的生动故事。作者文笔流畅，取材生动，读之豪情满怀，发人深省。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的喂马人

- 一 来路不明的人 (1)
- 二 咱们被包围啦 (11)
- 三 他是什么人 (22)
- 四 风打江波千层浪 (30)
- 五 一个故事的启迪 (42)
- 六 剑拔弩张的弟兄们 (48)

第二章 赢来个参谋长

- 七 打胜了，委你当参谋长 (61)
- 八 智取宾州 (77)
- 九 青天大“老总” (93)
- 十 各揣心腹事 (98)
- 十一 毒计横生 (114)
- 十二 虎口里的庆功宴 (125)

第三章 诸葛亮派来的

- 十三 秘密的会见 (133)
- 十四 金蝉脱壳 (143)

十五	工夫市的黎明	(157)
十六	今非昔比	(165)

第四章 挣脱的蛟龙

十七	神秘的使者	(173)
十八	生死交锋	(180)
十九	夜奔珠河	(192)

第五章 他是“黑虎星”

二十	咦，活见鬼了	(204)
二十一	在风雪中诞生	(217)
二十二	崭露锋芒	(224)
二十三	血溅哈尔滨	(236)
二十四	夜战半截河子	(248)
二十五	十字街口的人头	(256)

第六章 叱咤风云的人

二十六	我当总司令	(268)
二十七	巧赚“刀笔王”	(280)
二十八	智收“坐地虎”	(290)
二十九	乱云飞渡	(301)
三十	风云际会	(321)

第一章 神秘的喂马人

一、来路不明的人

1933年7月，北满的原野一片翠绿，地里的苞米、高粱，已经齐刷刷地长有一人高了，微风吹过，密密的绿叶互相磨擦发出阵阵的沙沙声，泛起层层绿浪，望都望不到头，大地上像笼罩着一顶巨大的青纱帐。远近的山峦上，杂色的树林，枝叶繁茂，浓嘟嘟一片深绿，简直分不出个来。连路旁的荒草都长得足有人来高。看得出这荒野多么粗犷、肥沃，生机勃勃。然而放眼望去，几里、几十里内外，也很少看到一座村屯 或一户人家。唉，连一个人影也难看到。这片辽阔的“北大荒”真够荒凉的了。自从“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的侵略铁蹄，踏上这片肥沃、辽阔的原野之后，这里变得更加荒凉了。

在那条自宾州通向黑龙宫的唯一留下深深车辙的大道上，自西向东走过来一队人马，沥沥拉拉，熙熙攘攘，不过几百人的队伍，却拉扯了足足有二里路长。

一个矮矮身个，精瘦的年轻人，一顶旧的灰色军帽，歪扣在脑袋上，肩上斜挎着两支步枪，背后一个行军背包，脖子上还套着一个，枪筒和行李卷遮住了脸儿，看不出是啥模样儿。他累得满头大汗，但还是一边喘着气，一边乐呵呵地和身旁的人逗笑着。

“哎哎，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大劲头？给这个背给那个背，

不累死你啊！”

“没啥没啥！”他说，“为了抗日，累点没啥！”

“抗日抗日！抗日是你家的事呀？”

“对，是我家的事，可不也是你家的事？咱全中国不都是一家人吗？小鬼子来了光杀我不杀你啊？”

“是啊是啊……”

“哈哈……”

大伙儿被他那逗人的劲儿惹得笑起来。

“喂，我说，你那脸咋那么黑？也不洗一洗！”

“脸，早没啦！国家都没了，还有脸吗？”

“哈哈……”

大伙儿又是一阵大笑。

他，跟随着这支队伍已经整整五天了。从杨家烧锅过元宝河到大泉子，几十来里的路程，队伍竟走了两天，在他看来真是“蜗步行军”。可是在行军途中，他不是帮着这个弟兄扛枪，就是帮着那个当头头的背行李。一路上还不住地说个笑话，逗个乐子，他那个滑稽的样儿，简直叫你笑痛了肚皮。使你走起路来一点不感到劳累。要是队伍一停下来，喘，他就更忙了，挑水，劈柴，烧火，做饭，扫院子，再不就铡草、饮马、喂马，没有他干不到的活儿。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那些个大兵们，不，应该说是“弟兄”们，一个个都非常欢喜他。可是尽管是这样，当官的并没有收下他的意思，他并不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谁也说不清他是从哪儿来的，好像是从哪条地缝里蹦出来的这样一个叫人喜欢的“兵”。

爬过一道山梁，再转过一个山脚，就来到了一个不大的靠山屯。十几户人家，一字排列在山根下。值星的炮头刚传下“就地休

息”的命令，大伙儿就把他团团围上了。

“来，伙计，说上一段！”

“对，再来一段‘精忠报国’！”

……

“好好，等我饮完了马，咱们再开讲！”

他挑起老乡门前的一担水桶走了。身后落下了一阵埋怨和嘲笑：

“咳，你溜须个啥？你干得再好，人家还是看不上你！”

“扯那个蛋……”

“哈哈哈……”

弟兄们笑骂着，就各自靠着树干坐下来，抽烟的抽烟，打磕睡的打磕睡。有的就钻到老百姓家里去自寻方便了。

他没有理睬这些，挑着水桶，在村头井台上打了两桶水，挑到拴在榆树下的几匹马前，挨排地饮起马来。一个十八九岁、嘴上长着一层黑绒毛的小伙子，高兴地叫道：“甭，你又来啦，欢迎欢迎！”

他不以为然地说：“欢迎啥！人家当官的可不欢迎我！”

那小伙子说：“也不能这么说，有的当官的还是欢迎的，不欢迎的也就是那个郝炮头吧！没啥了不起！”

“是呀，我说也没啥，都是为了打日本嘛……”

他的话音未落，身旁一个大嗓门的就嚷开了：

“喂，喂马的，你咋还不走？粘粘糊糊的想赖上咋的？”说着，马鞭子就戳到他的头上。

他一抬头，就见说话的正是那位“出山虎”郝元鹏郝炮头。这是个彪形大汉，宽实的身板，冬瓜脸，豹眼，扫帚眉，四方口，满脸络腮胡子，光脑袋，大约三十来岁的人，上身穿一件旧的日本

军服。腰扎皮带，肩上斜挎一只匣枪，下着一条青布裤子，脚登一双旧得发白的黑马靴，手里攥着一根细长的马鞭，看上去倒有几分威风。

他眨眨眼，做个笑脸：“嗨嗨，走？上哪儿走？”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水桶从马嘴下面抽出又送到另一匹马嘴下面，“我是来抗日的，你们是抗日的队伍，为啥不要我啊？”

“哈，也不撒泡尿照一照，就你这个熊样也要抗日？”

“我咋的了？”他张开两手，四下打量了下自己，摆出个滑稽的架势。“小伙子不错嘛，准叫小日本看了害怕就得了！”

围过来的那些弟兄，“哗”地一声都笑了起来。

“哈哈……”郝炮头不生气了，反倒叫他说得笑起来，“看看吧，这脸，这身形……”他用马鞭兜着下巴把他的脸支起来。

人们一看，这个人也真有点不大像样子，矮矮的身个，干不拉碴的，瘦长的脸黑得像多少天也没洗过似的，腮帮上长着一脸青春豆。一双高挑眉，两只小眼，黑眼珠贼亮，炯炯有神，看起来像小刀那样的锋利，能挖进人的心窝里去。可是那只左眼下面还有一块伤疤，眼珠也一动不动，有光无神，看上去有点叫人发怵。再看那身衣着，也够滑稽的了。上身一件对襟的蓝布衫，埋汰得有点发黑了。一条青色的老头裤，裤裆显得特别大，腰间扎着一条麻绳，头上戴着一顶破军帽，硬得像钢丝的头发，支支楞楞地从帽沿下钻出来。两手漆黑，手背上干皱得裂开口子。一身的土里土气，这是个啥样的人呢？不像个农民，可也不像个矿坑里的煤黑子，像个念过大书的？可也不见有啥文气。

“就你这样也要抗日？当心垫了日本人的马蹄子！”郝炮头蔑视而挖苦地说。

“啥？你真扒门缝看人，把人都瞧扁了。我说郝炮头，你们

抗日，我也抗日，中国人都应该抗日，流血流汗咱们就该流在一起……”

“嘿，还转文哩！”

“可不，满嘴的新名词！”

大伙儿又笑起来。

“妈那巴子，别耍嘴皮子了，留你吃干饭呀！”郝炮头脸色一沉，动起真格的了。

“别小看人，我啥都能干，你说打水、劈柴、做饭，你说喂马、饮马，只要留下我抗日，我干啥都行！他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嘻皮笑脸，但却真心实意。

“你说得再好听也不行！谁知你是干啥的？没事你就给弟兄们穷吹呼，想邀买人心咋的？我告诉你给我来个土豆搬家——滚！你再能耐，爷儿们这地方不养活你！”

“噢，这个呀！你害怕啥？我给大伙儿说的是抗日救国的事，没有啥见不得人的！”

“谁来担保你？”

“弟兄们都能给我作保！”他手指着大伙儿划了个半圆圈。

“是啊，郝炮头，我们可以担保！”

两个农民打扮的年轻弟兄走过来说。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对他表示欢迎的小伙子。

郝元鹏没好气地指着他俩：

“你，李根植、朴善文，你们敢担保他？就你两个高丽棒子？”

“你说什么？”李根植厉声地喝问郝元鹏。这个十九岁的朝鲜族青年，感到郝元鹏是在有意侮辱他们。

“我说啥，你管得着？他妈的，老子火了还要揍人！”郝元

鹏怒气冲冲地举起了马鞭。

一个白团脸，嘴上留着一撇黑胡子，身着白布衫，腰扎皮带，斜挎匣枪的英气勃勃的中年汉子走过来，一把抓住了郝元鹏手上的马鞭：

“元鹏，算了！为了一个喂马的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

郝元鹏歪着脑袋，看了一眼这个汉子，脸上皮笑肉不笑地说：

“啊，秧子房李掌柜！咋的，你……”他用手把那汉子和李根植、朴善文划在了一起。

“是啊，我也是你所说的高丽棒子！郝炮头，那是侮辱我们朝鲜族人的称呼。他们两个年轻冒失，要是得罪了你，我给你赔不是！”

这中年汉子名叫李启东，他就是这支义勇军——不，是这支辮子队的秧子房掌柜的。秧子房就是扣押绑来的“肉票”的看押所。他是专管看押人质的。由于他精明、老成，很受司令孙朝阳的器重。

“启东哥，我可没那个意思。这两个浑小子胳膊肘往外拐，要担保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咱刚叫日本人撵出来，现在兵荒马乱的，我说，你敢担保……”

未等郝炮头的话说完，旁边突然有人高声叫道：“我担保！”

随着话音，走过来一个身高体壮的中年汉子。一张红彤彤的脸，两道漆黑的剑眉，蒜瓣鼻子，四方口，生得很有点气概。他就是二炮头王德全。

“这几天我看他干得不错，话也说得有道理嘛，大家都是中国人，抗日打鬼子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

“咋的啦？三哥？你也帮着他说话呀？”郝元鹏瞅瞅他，脸色气得有些发紫。他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二炮头王德全了。虽

然他们已经是歃血为盟的兄弟，可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两个人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三哥，咱这队里要是多来几个像这号的，那，咱大哥的司令可就当不成了！”

“我看没啥大不了的。”王德全摆摆手说，“一个小白人，就叫他喂喂马，他能咋的？”

“是啊，我看也是。就叫他喂喂马吧！”李启东也接上说。

“那，司令怪罪下来谁担待？”郝元鹏一瞪怪眼说。

“我担待了！”王德全拍了下胸脯说。

“哼！”郝元鹏不高兴地一甩马鞭，扭头悻悻地走了。

王德全对那喂马的一点下巴颏说：“你干你的！”

李根植几个青年人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叫起来：

“别管他那一套，你照你的干！”

“对，咱王炮头说了算！”

那喂马人冲着王炮头一抱拳，带点滑稽的味道说：“那，兄弟我就谢谢了！”

王炮头一摆手笑笑说：“嗨，这算个啥？你说的话，都是为了抗日嘛，大家伙就得相互拉帮着点！”

“对对，大伙儿拉帮着点！”大伙儿高兴地嚷着笑着。

一个小伙子拉住喂马人叫道：“哎，我说，你就给咱们来上一段吧！”

“对，来一段吧！”大家都要求说。

喂马人看看大伙儿，也兴致勃勃地说：“好，冲着大伙儿，我就来上一段！”

立刻有人给他搬来了一具马鞍子。

“来来来，坐着慢慢讲。”

他没有坐，一抬腿蹲到马鞍子上，干咳了两声，打扫打扫喉

咙就讲了起来：

“上回咱说的是岳武穆精忠报国，这回呀，咱说一个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倭寇！莫非是老寇准吧？”一个长着胡子的老兵自以为是地插上一句。

有人笑起来：“哎呀，你扯到哪儿去了？”

“倭寇就是现在的日本人。”有人纠正地说。

“对！”他点点头。“倭寇就是古时候的倭奴国的强盗，倭奴国就是现在的日本国。这些日本海盜，他们是一伙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海上强盗，在咱们中国明朝的时候特别猖狂，专门到中国沿海一带来抢掠，残害百姓。我们就叫他倭寇就像现在叫日本鬼子是一个意思。明朝有个大将叫戚继光，是专门抵抗日本强盗的将军……”

“啊？那个时候小日本就侵略咱们呀！”

“可不？他侵略咱们国家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这个坏蛋，这回呀，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对！”他攥着拳头，劲头更大了，“咱们就得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光是咱们几个当兵的抗日还不行，还得把老百姓给动员起来，老百姓才是当家的啊！咱们当兵的，没有老百姓供着咱们吃穿，能打仗吗？咱和老百姓就像鱼跟水一样，谁也离不了谁，要离开老百姓咱就玩不转了，咱可不能祸害老百姓……”

“说得真对！”小伙子李根植说。

“是这个理！”大伙儿都异口同声地应和着。

“照你这么说，老百姓该当司令了？”突然人群的后面，有人大声地提出了质问。那声音并不高，可很有分量。

大伙儿回头一看，站着的人闪开了，坐着蹲着的人也都站了起

来。

“啊，司令！”

听说是司令，喂马人也抬起头来，一看这人大约三十七八岁，细高条身个，长长的脸，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身穿一套黄呢子军装，齐膝的大马靴。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孙朝阳——这支义勇军的司令。他久闻大名，却没见过。为了表示礼貌，他下了马鞍，缓缓地站起身来。

孙朝阳向前迈了一步。

“你说，这个队伍是听谁的？是老百姓，还是我？”

他没有看他，两眼扭着地下，不慌不忙地说：“当然是听你的了！”

“老百姓对我咋样？”

“因为你抗日，老百姓拥护你，我也来投奔你……”

“司令，别听他这一套，这小子可会摆呼了，邀买人心！”跟在后面的郝元鹏赶忙跨前一步，提醒孙朝阳说。

孙朝阳没有吱声，冷冷地问那喂马的：“你是干啥的？”

“种地的！”

“种地的？”孙朝阳自上而下地打量他一下，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种地，你上我这儿来干啥？”

“打日本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现在小日本想占东三省，然后再灭咱全中国。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跟他干！”

“嗯，”孙朝阳不禁暗中点了下头，心里想这个家伙嘴头子还真不善啊！又问：“你能干啥？”

“啥都能干！只要是抗日，喂马、做饭，干啥都行！”

“司令，别听他摆呼……”郝元鹏又插上了一句。



孙朝阳没有理会他的话，用手一拍喂马人的肩膀：“会打枪吗？”

“会啊！”他一昂脖子，带点傲慢的劲儿。

“好！”孙朝阳随手把自己身上挎的那把蓝光崭亮的匣枪抽出来，扔给了他，手指着百步开外那家小店挂在树上的幌子。“把那个幌给我打下来！”

他接枪在手，二话没说，单手一挫，卡的一声子弹上了膛。这时人群连忙散开，四下里围来观看的弟兄也更多了，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他。他脸不红、心不跳，沉稳地举起枪来对着那在微风中摇晃不定的灯笼幌，稍一瞄准，一扣扳机，只听“砰”地一声，枪响幌落。引得围观的人群齐声喝彩。

孙朝阳微微一怔，郝元鹏的脸上却不禁大惊失色。

他从从容容随手关上匣枪上的保险机，把枪扔还给了孙朝阳。

孙朝阳沉吟片时，一扬手说：“好！你留下了！”

这时，王德全走过来说：“司令，就让他上我那个队吧！”

郝元鹏急忙阻止说：“大哥……”

孙朝阳一摆手，意思不要他再说下去。他冲着正走过来的他的哥哥荣义说：“老大，这个人就派给你粮台了！”

老成持重的荣义点点头答道：“好吧，就让他先喂喂马吧！”

交代完了，孙朝阳扭头走去。郝元鹏紧跟上，担心地说：“大哥，你可要仔细啊……”

孙朝阳没有搭理他。待走过一家屋头转角以后，孙朝阳才小声地吩咐他：“你派人看着他。”

“唔，唔！”郝元鹏点点头，他回头向远远跟在他身后的一个歪嘴的弟兄一摆下巴，那歪嘴快步走过来，郝元鹏在他耳朵旁